

沉睡了三十多年，一觉醒来，我在甬水桥下的南塘河上。
 多么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啊，我曾经日夜在这里穿梭，听桨声，看灯影。
 鄞州西乡的百姓捎来黄古林草席，鲜灵灵的水蜜桃从奉化运来……
 桥身上的龙头还在，仍是呲牙吹胡子的威武模样。
 只是容颜沧桑，青苔丛生，牙齿也风化了。
 岸上的人，变了模样，小伙的阔腿裤变得狭窄，姑娘的花裙离膝盖好远。
 人们说，这一次，一路向西，重走古航道。

陈也喆/文 崔引/摄 章丽珍/绘

我是一叶小舟 穿越千年南塘河

琵琶记

甬水桥



那时候啊，我是很风光的。三江六塘河，一湖居城中，我是江河的主角。

每天日上竿头，日落西山，总有很多兄弟与我并肩游弋。

很多人在甬水桥上上下下。人们说，宋高宗避金兵逃难明州时，是在甬水桥停下銮驾，所以这桥啊，又叫下驾桥。

我认不清什么是皇族贵胄，平民百姓，一身华服或是衣衫褴褛。在我眼里，登上岸的都是人。

他们在河边生，在河边死，喝着河里的水，在桨声灯影里，从光着身子摸螺蛳的少年，缓缓地向着人生的彼岸游去。

如今，河中有萍，河中有藻。还有悠悠的歌声，伴着如水的节拍传来：“天涯呀海角，觅呀觅知音，小妹唱歌郎奏琴，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……”

甬水桥旁，是清代的三合院民居，那是袁牧之出生的地方。他是电影大师，他导演的《马路天使》，是中国有声电影的代表作，尤其是周璇那首《天涯歌女》，更是几代人记忆的记忆。

河那边，终于有兄弟过来了，只是笃笃的马达声替代了欸乃的摇橹声。黑烟升起，漂浮在水上，呛得我难受。

顺水泗游，到了栎社，正巧有一架飞机从头顶划过，小小的，白白的，在高空云雾的遮蔽下朦朦胧胧。

船上的相机咔嚓作响，天上飞的，地上驰骋的，都比我这艘慢悠悠的小舟快多了。

谈笑间，到了宝访桥。西侧有一座雕梁画栋的楼房。曲径通幽的画廊，月洞门内的小花圃，粉墙黛瓦，翠竹摇曳，这里便是沈氏楼了。

沈氏楼的主人叫沈颐，祖上是宋朝的王族，家境殷实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。他喜欢去勾栏瓦舍看戏，闲暇的时候也会哼上几句。

高明与沈颐，两个爱戏之人不知什么时候起成了知音。高明住进了沈氏楼，夜夜凭栏听曲。

那时候，陆游的一句诗正深入人心：死后是非谁管得？满村听说蔡中郎。

蔡中郎，就是蔡伯喈。故事很俗套，无非是落魄书生金榜题名，抛弃糟糠之妻的传说。

花好月圆与喜新弃旧的故事，每天都在河两岸上演，我早已习以为常，可是高明偏不。

有一天，沈颐忽然听到高明吟唱：“万两黄金未为贵，一家安乐值钱多。”

这是负心汉蔡伯喈的故事啊，沿河人家都听过这出戏。沈颐奇怪，高明为何忽然想到这一句。

“我想改写这出戏。人人都说蔡伯喈应该被五雷轰顶，可是人活在这个世上，总有万般的难处，我同情他，我要改写结局。”

沈颐拍手称好，还给高明营造了一个幽静的创作环境。面朝日夜奔流的南塘河，高明写出了载入中国戏剧史的《琵琶记》。

他把蔡伯喈改编成忠孝两全的书生，只是因为辞试不从，辞官不从，辞婚不从，才导致了一系列的人生悲剧。

“糠和米，本是相依倚，被簸扬作两处飞；一贱一贵，好似奴家与夫婿，终无见期。”

传说当高明写到这一句唱词时，正值寂寂之夜，几案上的两道烛光，交相辉映，合二为一，久久不散，大家视为祥瑞之光。于是沈氏楼，又叫“瑞光楼”。

听泉声

到了北渡村，远远看到一座桥。这就是有名的听泉桥，多么美丽的名字啊。唐伯虎有诗“俯首流泉仰听风”，我在听泉桥畔就能感受到这种境界。

一座普普通通的石梁桥，因为名字而熠熠生辉。

很早的时候，大家都叫它“三眼桥”，三个孔，两个墩，像极了三只眼睛。

听泉桥，还是康有为题名落款的。对，就是那个发动“戊戌变法”的康南海。

民国年间，北渡村人孙梅堂在上海发迹后，重修了这座桥，还花重金聘请鼎鼎有名的康有为题写了桥额。

缓缓向前，到了洞桥。这是浙东仅存的一座厚墩双孔木梁廊桥。远远望去，像是亭台楼阁。

桥上有楹联：“舟楫频摇波底月，楼台倒影水中天。”我曾在波光中打捞过多少月亮啊。

清初史学家祖望说洞桥是“神仙居”：“溪上盛时，碧瓦朱甍，耸鳞比，望之如神仙居。呜呼盛矣！”

洞桥已有千年的历史了，所以村子里的人都喊他“老洞桥”。

他也是我的老伙计了。那时候每天，像我这样的小舟，往返于洞桥的就有40余班。

洞桥老了，早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，一群孩子嬉笑着在桥上追逐打去，多少沿河人的童年在洞桥上消磨。

它山堰

沿着南塘河，中午时分到了它山堰。这是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，与四川都江堰、山西郑国渠、广西灵渠齐名，想想都有些激动呢。

为什么叫它山呢？

沿岸原本有一座小山，与众山相对峙，因为没有其它山与之相连，故名“它山”。

源自四明山的樟溪流过鄞江后，一支流入鄞江，一支流入南塘河。

过去，老百姓都说鄞江水是宝水，用它灌溉田地，不用施肥都能丰收，可是鄞江没有分支，一直通到海，宝水就白白浪费了。

一位叫王元玮的县官要在它山旁造一座大堰，拦截鄞江。可是水流湍急，江面太宽，造大堰谈何容易？

松木桩打下去，在水流漩涡中松动倾斜，随水冲走，这样打了三天三夜，一根都没打牢。

最后，牺牲了十个青壮年的血肉之躯，才完成打桩，筑成了它山堰。它山庙里至今还塑着为民造福的十兄弟像。

这一路走来，一共25公里，这条水路曾是宁波人的古航道啊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水路渐渐荒废了，水上人家也慢慢冷清下来，我也在沉睡中年华老去。

